

新人新事丛刊



急浪丹心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急浪丹心

本社編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急浪丹心

本社編

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阳門內大街 320 号)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13 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64}$ · 印张 $\frac{5}{8}$ · 字数 8,000

1964 年 10 月第 1 版 · 196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· 印数 00,001—65,000

統一书号: T3168 · 9

定价: (四) 七分

內 容 說 明

在我們的生活中，經常會遇到各種各樣的考驗。鄭培亮所經歷的，卻是一次最嚴峻的考驗。

鄭培亮是嘉陵江上一位老駕長。當他駕着一艘載有七十五噸食鹽的大木船，駛過險灘時出了事故，舵葉被急浪打飛了，眼看全船幾萬元的國家財產和十幾個人的生命有保不住的危險。正在这時，他兒子被舵把打下水去了，卷入急浪里。在这千鈞一發的時刻，他表現出了舍己為公、舍子救人的高尚風格。這本書講的就是這個故事。

插图者：孫慕齡

目 录

急浪丹心……蕭波、遂宗、楚德、王文（1）

险滩上的抉择

——讀《急浪丹心》……………陈 濤（28）

急浪丹心

萧波、遂宗、楚德、王文

在嘉陵江的滚滚急流中，老驾长郑培亮驾着一艘载着七十五吨食盐的大木船，兢兢业业地驶过险滩。正在这时候，他的儿子突然被舵把打下水去，卷入急浪里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……

一九六三年八月，四川省营山县江轮木船运输合作社的一只载重八十吨的大木船，接受了一项任务：拉空船走上水到广元，替营山县糖业烟酒公

司运七十五吨食盐下来。担任这只船的駕长的，是曾經連續三年被評为安全模范、三年被評为治安模范的老駕长郑培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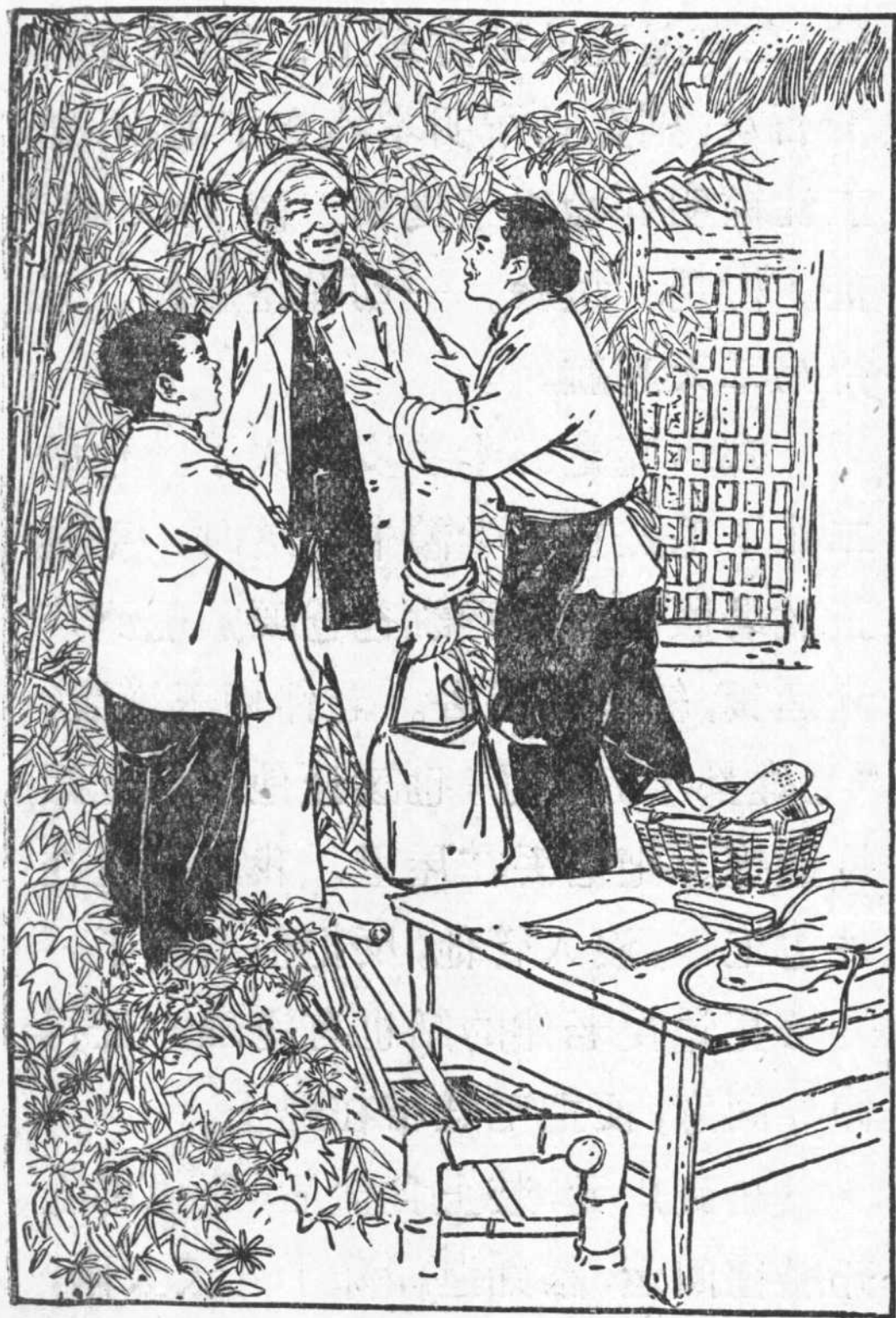
嘉陵江上游，浪急滩险，又值洪水季节，航行这段河道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。临行前，党支部书记梅智友专门召集船上的十几个船工开了会，再三叮嚀他們：沿途要提高警惕，坚守崗位，注意安全，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損失。郑培亮代表全船船工，满怀信心地向党支部保证：“請領導上放心，我們坚决完成任务，保证人、船、貨安全返航。”

接着，全船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，老駕长郑培亮亲自检查了船舵、船

艙，在有漏縫的地方塞上竹蕊，敷上桐油石灰；副駕長祝明本檢查了前梢；船工沈前明等檢查了皮扣、橈〔ráo 饒〕桩、橈扁、拉藤。一切準備就緒，只待第二天起航。

鄭培亮是五十多歲的人了。他的二兒子毛娃在小學讀書。這時，毛娃正放暑假在家，聽說爸爸要放船到廣元運貨，纏着要跟去。老伴周玉蓮說：“毛娃都十五歲了，也該讓他在船上鍛煉鍛煉。把他丟在屋里，我天天也在外邊工作，沒人管他，反把他耍野了。”鄭培亮覺得老伴的話也有道理，征得領導同意，便把毛娃帶在船上。

船到廣元，裝上食鹽後，原想馬上開船往回運，誰知連續降了幾天大雨，



嘉陵江水猛涨，广元航管站封了渡。雨停后，大家又焦急地等了一天，洪水稍退，才开航起船。

临行前，郑培亮又召集船工开了一次会，对大家说：“现在是洪水行船，要加倍小心，特别是前面过岩佛寺险滩的时候，我把稳舵，你们抓紧橈，大家要齐心展劲，一点也分不得心！”他们又到船头、船尾，仔细作了一次检查。郑培亮又叮嘱毛娃，好生坐在船舱里，不许出来乱走动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副驾长祝明本才解开纜〔lǎn 攬〕绳，抽掉跳板，一篙竿把船撑离河岸。船便顺着嘉陵江的滚滚急流，向昭化河口急驶而下。

“难服侍”险滩

木船经过几道湾，躲过了几个滩，顺利地驶到昭化河口——这里是白河（白龙江）与嘉陵江的汇合处，嘉陵江到此来了一个左转弯，转弯处河道窄狭。白河两岸山势陡峭，河水依高临下，水势特别湍急，尤其是洪水期间，白河水像无数头发疯的狮子，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，涌着几尺高的巨浪，直扑嘉陵江心，把江流挤到了左岸，这股喧宾夺主的急流，以雷霆万钧之力，扑向百多米外的一堆乱石滩，这便是著名的岩佛寺险滩。从昭化河口到岩佛寺险滩这一段河道，湾急，水猛，浪大。水到滩头，被礁石逼成了只有四五丈

寬的航道。船到这里，必須順流來個大轉彎，勇敢而巧妙地冲破白河的激流巨浪，投到白河水的中心去，才能順着主流，冲过险滩。如果掌舵不穩，投不上白河急流，就會被冲到险滩前的迴水沱中，进退不得。即使投上了急流，一不小心或稍一花眼，船只也有被急浪打翻，或者冲撞在险滩礁石上的危险。从广元到蓬安几里航道，这是一个最险恶的关口，过去这里不知打过多少船，吞噬〔shì 适〕过多少人的生命財產。船工們給它取了个外号，叫“难服侍”险滩。

老駕长郑培亮当了二十多年船工，經過无数的惊濤駭浪，二十多岁时，过“难服侍”险滩，他亲眼看到人們

一次就从河里捞起一百多根桅杆，有一次还看到船工祝子云过滩时没有投上流，船触礁沉没；人也淹死了。解放后，他当驾长，每次驾船过滩都特别小心，逢到枯水天气，他要停船涉水看看水的深浅；洪水天气，也要登岸先看水势。过滩的时候，他全神贯注掌稳舵，双眼紧盯住前面的河水，看明深浅、流向、速度。因此，三年来，他驾的船安全渡过了无数险滩，连年被评爲安全模范。

这次过“难服侍”险滩，他更是小心又小心，拉空船行上水的时候，他就留神探测了航槽。启航时，他又和全体船工共同研究了过滩的办法。船离“难服侍”险滩还有一里远的地方，广

元航管站設在这里的防险指揮部的滩师张永和，就在滩上用广播筒大声打招呼：“老郑啊，今天白河水大得很，要展把劲投上急流，打不得埋头①，打了埋头就拿不起来呵！”郑培亮听了，馬上吩咐船工們：“大家展劲扳橈，来个人帮舵，准备投急流！”

船工刘世連放下橈扁，跳上站板，站在郑培亮后面，紧紧地把住舵把。艙里的郑毛娃听到滩师和爸爸的喊声，也钻出艙来帮爸爸掌舵。

“毛娃，快回艙去，船要过滩了，危险！”郑培亮把儿子吆喝回艙。

这时，船开始投白河水了。船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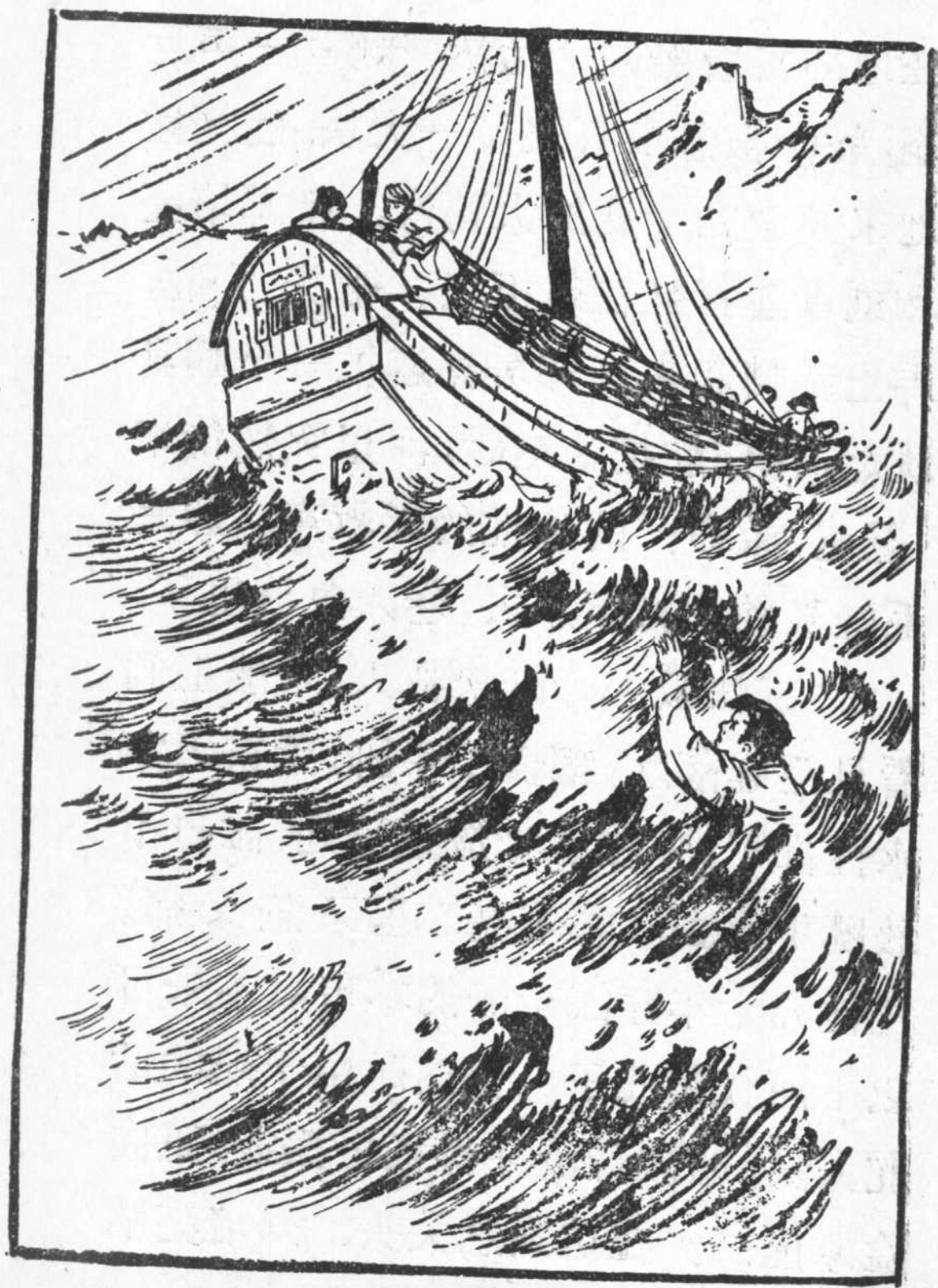
① 四川方言，打埋头就是舍不得花力气。

李有侖喊起了号子：“加油干呵，往上冲……”十几个船工用尽全身之力扳动橈扁，郑培亮和刘世連躬着背使劲扳着舵，滿船响起了“嘿着！嘿着”的雄壮有力的吼声，压倒了江水的咆哮。

毛娃看見爸爸和刘叔叔扳舵很吃力，忍不住又从艙里钻出来，站在舵把下的艙板上，抓住舵把上的绳子，也使劲地帮助拉舵。郑培亮两眼全神貫注地盯着江水，根本沒有看到毛娃从艙里出来。

船在江中，掌舵一人！

十几只橈扁紧张地翻动，有力地拍打着江水，推着船迅猛地冲进了白河急流。巨浪像无数奔騰的野馬，瘋



狂地冲击着船舷。猛然“咔嚓”一声巨响，舵叶被急浪打飞了一大块。舵把猛地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，把郑培亮和刘世连打翻在舱板上。船失了舵，马上乱转起来。郑培亮连忙一个翻身跳起，抓住舵把。这时，河里突然传来“爸爸，救命！”的急促的呼救声。原来毛娃被舵把打下水去，卷入急浪里了。

“赶快救人！赶快救人！”船工们看见毛娃落水，都慌了手脚，无奈大家水性都不熟，在这急流巨浪处，谁也不敢跳下水去。郑培亮心里又急又痛。凭他几十年穿江走海的本事，本来可以下河救起儿子，但这时由于船的后舵失灵，船被急流冲得摇摇摆摆，正向险滩撞去。在这紧急关头，郑培亮脑